

人  
白  
虎  
通  
德  
論  
物  
家  
訓  
志

人物志三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人物志序

陶 逸 撰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脩身之楛括其効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篋積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 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儒林祭酒劉 昞 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

明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計者六藝之

一術明於人物者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者官材之總司

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

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

尚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

是以聖人立其勸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

祗庸之德雖不致其俗常以孝友為本躬

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

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

勞數何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

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

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

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士頓牛秦魯所以關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

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衆

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為四科之首叔生知

材智之根也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

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

日月至焉者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愛物

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

抗之材或進趨於道失也潔已而無為在

疾性性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厚貌深

難之惡其言而觀其所又曰察其所安觀

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求卒

則中外之情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

則可觀矣人物之察也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京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變由於染習是以

觀人察物當 尋其性質也 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

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能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

照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 至則

不能涉寒 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 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 苟有形質猶

可即而求之 者得其情素也 凡人之質

量中和最貴矣 質白受素味甘受和中和

也 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 得和焉若苦則

不能甘矣若酸 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辨材必御 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

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 聰明者陰陽之精坎耳

不和必有毀衝碎 聰明者陰陽之精坎耳

能兼二美知微知章 耳目兼察通幽達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 或夫之於耳故明白

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 暗於止靜以

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 玄慮之人識靜

之原而困於速捷 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

構以之濟世則 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暎不能外光 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

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 二者之義蓋陰陽

止得節出處應宜矣 若量其材質稽

之別也 陽動陰靜乃天地

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筋勇

血勇色赤中動 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 五物為母故氣色

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備性生也

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氣清質不弘毅不能成仁

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則火

照察為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

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也基不貞固不能成

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

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

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匯達為智之原原不

通微不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

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擾而不毅則剛塞而

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柔則弘而不毅則缺愿恭而理

敬水之德也理而不敬則慢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簡暢而明砥火

之德也簡而不砥則弱雖體變無窮猶依

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盡故其剛柔明

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

味各如其象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

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

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踳踳德

容之動顛顛叩叩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

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

故聲氣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

聲成則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

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骨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神之色徐疾為徵

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仁目

之精愬然以端心不傾倚則勇膽之精曄

然以彊志不怯然皆偏至之材以勝

體為質者也威不能不厲而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怒不能怯是故直而不柔

則木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失其正勁

固而不端則愚陷於愚氣而不清則越

辭不清晰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其體兩兼故為衆材

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五

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疑是以目彩五

暉之光也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

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

其備象下至早識收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操諸性之所

盡九質之徵也性情之變質亦同之故然

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

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實

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勇之用故筋勇強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躁靜

之決在於氣氣者衝之候也故氣盛決慘憺

之情在於色由情慘色悅由情憺衰正

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態度

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表動緩急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言急其為

人也質素平澹中散外朗筋勁植固聲清

色非至德大人其九徵有違違為乖則偏

也或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為乖則偏

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澤而質不平淡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

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聚伎兼

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禮智兼德之人更

為美號待育物而不為仁齊衆形而不為

無德疑然平淡與物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居中庸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仁大

不可親大義不可親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義以仁以觀物立

亦其德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一微

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非直純者似

通而非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善惡念渾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

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末流之質不可勝

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豈徒成羣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故

鹹而不謙謂之鹹耶無鹹可容淡而不醜

謂之淡耶質而不縵謂之質耶文而不績

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處淡之

而文言潛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應變適化是以抗者過之屬然抗奮

塗而拘者不逮拘抗之外夫拘抗違中

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懸

薄則病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許於剛厲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於怒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法

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

慎疆措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已生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傲宕生普

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休動磊

落業在攀躋失在踈越踈越生沉静機密

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樸露徑畫質

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多智韜情權在

誦畧失在依違隱違生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

奮爾拘者自

是以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抗者愈抗

或抱石沉軀猶晉楚帶劍遠相詭反也晉自

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諱

皆不與此是故彊毅之人很剛不和不

戒其彊之搆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

抗弱抗其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狼戾

何操微之能人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

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安以狂抗為劇傷

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疑心寡斷何能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

順為恒竭其勢以順恐為恒怯而是故可

與涉難難與居約約其發跌之勢懼慎之人

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義而以勇為狎

增其疑以勇類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畏忠多忌何凌措之人秉意勁

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

以辨博為浮虛而強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

執意堅持何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

辭之汎濫而以措為繫遂其流以措正為

其流宕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汎博汎

約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濶

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以狷介為狷矣而

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濶雜何

介之人砥清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而以普為穢益其拘益以弘普為穢強而是

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通狹津隘何

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很而以靜

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是故可以進趨

難與持後志在起趨何沉静之人道思迴

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踈美其悞

以踈動為踈而美其悞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

速思慮更復何樸露之人中疑實礪不戒

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証露其誠以權譎

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野直

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

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欺盡為愚直

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謂譎離正何

夫學所以成材也強毅節其抗恕所以推

情也推已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因

義不徒性分聞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

許之心成激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

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已之信謂人皆

也詐者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

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已能何此

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

用人之智去其詳然後羣

材卑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

志有清節家行為有法家立憲有術家智

無有國體三材有器能三材有臧否是非

有伎倆工巧有智意能鍊有文章屬辭有

儒學道藝有口辨應對有雄傑膽畧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

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竒妙是謂

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

德典法術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

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不純其德足

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

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

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為理好尚譏訶分別是非

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

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

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

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

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

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

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功羣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

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

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

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

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為人臣之任也主德

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

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念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

則人主重操無為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

其任也上無為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掌以道德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

教道育子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材

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徵冢

宰之任也天官之卿臧否之材師氏之佐

也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

以佐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鑄意施巧儒

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總教文章之材

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辯給之材行人之

任也掌之應答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

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

體何由宰理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

掌大匠善規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惟規之用則矩不得正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

不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

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夫理多品則

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

事違也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

流有七似似是而非說有三失離勝理滯

難有六構類良貌氣通有八能聰思明達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

息典時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務在憲制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在觀物之情在於言詒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

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

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

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其心詳審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畧機

捷容不遲鈍則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

於理煩也為理故審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通

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質

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

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

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剛性

遠則志歷織理則宕往而踧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廻撓用意猛奮論法直則括處

而公正性屬則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

則滯發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指

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大道則徑

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則窮

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遠大浮沉之

人不能沉思用意虛靡序疏數則豁達而

傲博性浮則志微志不淵密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則志傲

既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晚聽辯說

則擬鏗而愉悅性淺則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易悅故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

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怨則趨時務

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溫柔之人力不休

彊用意溫潤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則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依理順故好奇之

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造權譎則倜儻

而壞壯性奇則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

詭故恢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為理非心之所可以為理是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博意者

弘有迴說台意似若讚解者外詳善有

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不知無

言觀察衆議謹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

不知者言不能知忘詳不應有慕通口解

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有因

勝情失窮而稱妙已窮矣自以為跌則

倚蹠理已蹠矣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之所惑也非明鑿焉夫辯有理勝理至不

有辭勝辭巧不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

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辨登辭勝者

破正理以求異然區別辭不濟難辭勝者

而服于人及其至白馬一朝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水流反則相非減於

水雜則相振必長所以長故善接論者

度所長而論之其言其理歷之不動則

不說也意在約馬傍無聽達則不難也相凡

難諱為連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

以馬後意大同而說以小異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方

人圖理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

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

不自明况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

之誤聽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得而

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

而理末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善攻彊

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扶其

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彊者引

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強者意銳辭或暫誤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善躡

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

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因屈而抵其性則

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思求久乃

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自

父思而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非徒忿恨夫

盛難之時其誤難迫且當避之故善難者

徵之使還氣折意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

雖欲顧藉其勢無由不聽其言其勢無由

則妄構矣妄言非告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

制止欲人之聽已欲使聽已人亦以其

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

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

諱不解則怒構矣於其兇怒忿肆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

造事立義當理定故雖有若說而不難

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難質則不知何

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恥矣理多端

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物能名如類

曰聽天者 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明能

舒量象 見機史駢觀目動辭能辯意伊藉荅吳王

勞為 捷能攝失郭湛荅魏帝曰自守能待

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奪守毛遂進曰

楚不為也楚奪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

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

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

適有一能所謂偏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

目矣各以所通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

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

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

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

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

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即

相是是以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

心相喻

避其短 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聰

叙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善言出已理

足則止通理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

過跌輒 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

當歷避 則人人 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胡故反與

自任矣 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已不與疏虎

諱勝暗 之類 談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

倫之類 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贊愚人之偶

者不以人愚 廢其嘉言 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

氣折謝不悛不避銳方其勝難勝而不

矜理自勝耳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什是非

不貪勝 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

以末名 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

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京 儒林祭酒劉 昺 注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率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

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 器大小異

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 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 夫能之為言已

定之稱 先有定質而 後能名生焉 豈有能大而不能小

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 寬者弘裕 急者急切 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 弘寬

宜治大急 切宜治小 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

其功而總成其事 急切則煩 碎事不成 綱漏 小之人宜

理百里使事辦於已 庶事荒矣 然則郡

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明能治大郡則 能治小郡能治

大縣亦能 治小縣 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

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能大而 不能小仲

尼豈不為 季氏臣 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

也 鼎能烹雞亦能烹犢 鼎能烹雞亦能烹犢 故鼎亦宜有大小

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 但有宜與不 宜豈有能與

不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

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 文者 理百

官武者 治軍旅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

能 治軍旅 治軍旅 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 法懸 能

無敢 犯也 有消息辨護之能 智意辨護 周旋得節 有德教

師人之能 道術深明 動為物教 有行事使人謹讓之

能 云為得理 義和於時 有司察糾摘之能 督察是非 無不區別

有權奇之能 成務以奇計 成事立功 有威猛之能 猛毅 昭著

振威 敵國 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

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

掌天官而總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

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

官而詰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

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槐而

助論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冢宰之佐為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

外行事之能諛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

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辨衆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

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

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多司官而成藝事

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

佐為國則刻削之政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

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

為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師而振威武凡偏材

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為名酒以苦為實故長於

辦一官而有餘力而短於為一國兼掌陶治器不

成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調鹽人

醞人調醢則五味成矣譬碎一國之政以

無味和五味水治燻則厚屋成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異土有剛柔民俗各

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

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易簡而天下之

以之治小則迂網疎而吞舟之姦漏辨護之政宜於

治煩事皆辨護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

便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畧無方以之治

平則無奇術數煩衆矯抗之政宜於治侈

矯枉過正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諧和

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以之治舊則虛

苟合之教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

以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威猛之政宜

於討亂亂民桀逆以之治善則暴政猛良

善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編民以之治

貧則勞而下困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故量能授官不

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

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

勝則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

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以任衆能為故臣

以自任為能以竭力致功君以用人為能賢任

使能國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君以能

家自理聽言觀行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

聽為能聽言觀行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

君以能賞罰為能必當其功所能不同為君無

臣有事故能君衆材也若君以有為代大匠

矣成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夫節清

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德容外著則未

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效理於人故

物無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進理順則衆人樂

之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其功

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

而常顯非徒不弊故為世之所貴德信有

能法家之業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

禁法家之業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

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衆初布

是以勞苦終以遺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忌忌法者衆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慮防

振內外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治道乃成其弊

也為群枉之所讐法行實貴其為業也有

敵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通明故功大

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術家之業出於聰思

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其

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計謀微妙其始

是以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不識識在功

識由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豈能貴之其功

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其退也藏於

隱微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為業也奇而希用主計奇

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神奇

之業本于原度其道順而不忤將順時宜

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矣庶事不違

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其功足

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其敝也知進而

不退不見忌害是或離正以自全媚故遠

正其為業也謂而難持韜情諸智非故或

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雅正之倫也

非其道廉而且砥清而混雜故其未達也

為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汙已達也為衆人

之所稱業常明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清

道潔是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清

非不亂其敝也為詆訶之所怨詆訶之徒

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故或先得

而後離衆清亮為時所稱伎倆之業本于

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其未達也

為衆人之所異伎能出衆故已達也為官

司之所任遂事成功其功足以理煩糾邪

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下不端其

為業也細而不忝故為治之末也道不平

乎大

接識第七推已接物俱識同體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而士無衆寡皆

自以為知人故以已觀人則以為可知也

節者皆已之所知凡清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

識也夫何哉由已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

他便謂人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

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則善策累

士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何以

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

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而或

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法制之人

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

方直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業

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

貴策畧之人而不識遵法之良謂思謨是

以法制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

畧之規度在辨護故而不知制度之原謂

計足以立功何何何而不知制度之原謂

能識韜諳之權度在原意故而不貴法教

之常謂原意足以為正伎倆之人以邀功

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故而不

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臧否之人

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

之而不暢倜儻之異謂謹詞乃成教言語

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

故悅敏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論事乃理

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誰肯道人之是

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

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雖此有歷年

而逾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則觀異

體則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

法家兼術故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

以法治者所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

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八流

則八材當位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

物無不理人始進陳言冢宰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

之官察其所以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

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

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

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

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然則何

以知其兼備而與之言乎察其偏材何以

識其兼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

材也

而為之名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打盡人

言不口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已之有善因事

言常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有善

耳不樂聞人稱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法

則疑其刻則聞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術則疑其說詐

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逾銜是以商君識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

異則相迤反則相非相是是以李兌塞

而不聽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

泰之說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

多方疑似語疑其

實抗為高談則為不遜疑其凌已

盡則以為淺陋甲言寡氣

為不悖未敢多陳

倫舉事類則欲以先意而言則以為分美釋之復以為多端

言合其意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欲補其

喻分已美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

體然後乃悅弟兄忿肆為陳管蔡

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非徒親

舉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嫻護欲人同已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尚

有之况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

於人乎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

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

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騰者雄之分智者英

力須知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

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詭不行智而無膽

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

勇而無謀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

機不能立事

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非力象不排

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然後乃能各濟

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若聰能謀

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

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聰能謀始明能見

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

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為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

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雖絕群

何先鋒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

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力能先登

何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

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

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

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

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

為相制勝雄可以為將揚威若一人之身

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

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

後何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

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而不能聽米奇

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

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

其用雄既服矣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

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

由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英能得

英不能得雄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

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

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緩之則

八觀第九群材異品志各異歸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問雜或慈欲

慷慨某人或救濟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

度觀其愷作則 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

微質相應 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計

倉卒難明察其 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

所安昭然可辨 六曰觀其情機以辨

純受則物親而情通 七曰觀其所短以知

怨惑達其所欲則怨 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

所長計刺雖短而 九曰觀其聰明以知所

達雖體象材而材不聰明 何謂觀其奪救

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遠剛質無欲所以

為遠以欲勝剛以此 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

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

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慈心發

將分與則愴嗇是慈而不仁者為仁者 觀

危急則惻隱仁情動 將赴救則畏患是仁

而不恤者為恤者 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

則慈而不仁者則愷奪之也愛財傷仁而

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恆怯損 厲而不剛者

則愷奪之也利慾害 故曰慈不能勝愷無

必其能仁也於剛 仁不能勝懼無

必其能恤也於仁 厲不能勝愷無

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 是故不仁之質

勝則伎力為害器仁質既勇而有伎 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廉質既勇而性強

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惡物宜翦而除

救之此稠厚之人非大害也 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生

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 助善著明雖疾

俟而不相棄無大過也疾惡雖甚無大非也 救濟過厚

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救濟過厚

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 是

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

分而平淡之主順而怒何謂觀其感變以

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



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也夫觀其辭

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

智之能否也能而否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

相別識彼唱此和然則論顯揚正白也顯計

曰明是不善言應玄也是曰玄也經緯玄

白通也明辨是非移易無正雜也理不一

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

人明也以明為晦智也常若不足微忽必

識妙也理雖至微美妙不昧踈也心致昭

即測之益深實也泉源中出測之益深也

假合炫燿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

見其美不足也智不瞻足恐人不伐其能

有餘也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貌色

失實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憂患在心

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喜色愉然

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

粗白粗赤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

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

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難言未發而怒

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膺者未言將

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強行不

怒氣助言凡此之類微見於外不可奄違而怒

容意恨而和貌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心動感愕以

明雖變可知情雖在內感愕發外是故觀

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

然後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

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至

質氣之謂也質直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

生焉骨氣相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氣

清矣力是以美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既勁矣

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精理則能

稱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集于

端質則令德濟焉善德乃成加之學則文

理灼焉圭玉有質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

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清濁雖有多少之異

斷可知之名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

許性違不能公正何正之有依許似直以

許許善以直之許純宥似流不能通道氣

曰直者亦許許者亦許其許則同其所以

為許則異純許為許許惡憚非通者亦宥

宥者亦宥其宥則同其所以為宥則異通人

之宥簡而達道純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

溫者德也溫和為直直而好許者偏也直性

以為偏許而不直者依也純許似直道而

能節者通也以道自節通而時過者偏也

所以為偏宥而不節者依也純宥自通偏

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直

或偏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許死人不量已力難

能殉命不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類材能日難

作無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不能久任訶者似

察而事煩謹訶之人許施似惠而無成時

無所成面從似忠而退違阿順目前此似

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亦有似非而是者

功實則是非其大權似姦而有功伊去太甲

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博愛似虛而

實厚似虛而實正言似許而情忠譬帝策

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

反覆之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

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若其實

憂手羅魁何迂乎有苗是以昧且晨故聽

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訥貌惡仲尼失之于羽詭情御反

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賢否之察實在所

依雖其難知即當尋是故觀其所依而似

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

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所依似身其體氣粗可變

莫過愛敬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為愛生於父子

至德起父子之親以敬為要道終君臣之

要之易以感為德得之以利養無方以虛為

道大序老子以無為德禮由陰作樂以禮化無方

愛為主敬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禮由陰作

之誠方在哺乳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體道備德故

而道無不通也物順理通然愛不可少然愛不可少

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人好敬而

衆人不與衆人樂愛愛多於敬則雖廉衆人樂愛致其

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衆人樂愛致其

死則事成業濟是故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衆人樂愛致其

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肅容過之不久

也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煦滄

感物深感是以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

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

在禮敬則嚴肅而外內之情塞然必受敬

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

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抒其所欲則喜為

力者譽烏獲其不抒其所能則怨為辨給

所以謙損下之則悅早損下人犯其所乏

則妬妬稱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

也此人性之六機也夫入情莫不欲遂其

志志之所欲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

善士樂督政之訓政務而能士樂治亂之

事治亂而術士樂計策之謀廣筭而辨士

樂陵訊之辭求辨給貪者樂貨財之積財

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幸者權勢之尤則

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幸者權勢之尤則

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矜其所欲

則喜也所欲之心若不行其所能則不

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憂已才是故功力

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德行不訓則正

人哀哀哀不得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數

其能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思不得貨財

不積則貪者憂憂憂無所權勢不允則幸

者悲悲不得是所謂不行其能則怨也怨

不能能其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

皆欲居物先故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

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是所謂

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達者人情皆欲求

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

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懼

不問能不問能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

謙日謙日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

則悅稱其是故人駁其所短似若物冒之

情之憤悶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姻也覆胃

有若覆胃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姻也終塞

惡雖見憎未害也見人勝已陵犯其所

短是所謂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以已之

以短而取其害是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

上人之自大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物知

情好勝雖或以小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

避其害也務行謙敬小人則不然既不見

機不達如而欲人之順已謂欲人以伴愛

敬為見異孔光遠以偶邀會為輕謂非

念其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小人易悅是

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

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

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

然後物不自伐下不陵何謂觀其所短以

直之失也許刺許傷於義故其剛之失也

厲剛切傷於理故諫君不從承之以劔和之失也悞悞弱不

宮之奇為人不能強諫介之失也拘悞不達事尾

下夫直者不許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

可非其許用人之直也許也者直之微也許非

為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

可非其厲用人之剛也厲也者剛之微也非

為剛不能和者不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

可非其懦用人之和也悞也者和之微也非

為和不能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

可非其拘用人之介也拘也者介之微也非

為介不能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許之人有

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是故觀其徵

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

厲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

基也戴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宜也禮者德

之文也禮德之信者德之固也所執也智

者德之帥也非智不夫智出於明明遠乃

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

所以照晝夜智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日

愈明所以明愈遠智及遠之明難聖人編

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材藝精

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理義辨給未必及

智理成事業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後智經

遠道思玄遠然後乃周道無不載是謂學

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

變而後及道也者回復變通理不繁一是

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資

理而已合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特明故

以明將仁則無不懷威以使之以明將義

則無不勝示以斷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

明練萬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達暗者昧

事乃達

成遂故好聲而實不克則恢恢迂遠好辯

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

刻刻過好術而計不足則偽詭誣也是故鈞

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

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

明也是以動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範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悶

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

人物志卷下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以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微質不明故或聽有偏頗也

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感或情同忘其善也或意異違其善也

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誤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大知而小暗而大無成

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

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均則相敬材同勢傾則相敬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

求而難中 七曰觀竒有二尤之失尤妙尤含藏直尤虛理故察

夫采訪之要在多少事無巨細然要在得正然

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能察而信於耳

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

意轉而化之信人變舉故向之雖無所嫌

意若不疑無信變舉者心無且人察物亦自

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

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是

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不知人

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故州閭之士皆

譽皆毀未可為正也或或獨附阿黨交遊之

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交結致譽不三

之行違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

稱言忠信行篤敬雖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聖稱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

得州里乎故偏上失下則其終

有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

不信故非之者多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

之交也由其正直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

故或違正阿黨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

非合而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奇逸絕

識而耳所聽采以多為信不能審查其材

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

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苟

不明質或踈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踈

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非

必有以其所是順已所長惡人一足與則

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其百非謂矯

短以其所乏不明已長善人一短與以其

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

其善杖以與已異百善皆棄謂曲是惑於愛

惡者也微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夫精欲深

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曠小精微所

以入神妙也益則懿重所以崇德字也

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小則心小所以慎

則

咎悔也大則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

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王赫斯怒

以對於天下志大也故能謀紂定天由此

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

下有其二 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志大

而心又大 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志小

故名豪雋 心大志小者拘悞之人也近心

志短豈 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統

能弘大 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絕發道謂

其不能 或壯其志大見頂羽號稱強楚是

誤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夫人材

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清氣

秀異故童鳥蒼質重氣有晚智而晚成者

乃成器故公孫遲則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舍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實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有少有令材

遂為雋器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

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夫幼智

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尼仲

藏言粗豆鄉初辭繁者故文本辭繁長必文麗辯始

給口切論也仁出慈恤切慈恤者施

發過與切過與者慎生畏懼切多畏者廉

起不取長必好施早智者淺惠而見速見

其形容 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難舒緩

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能識其妙終

而有餘事無大小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

常以一粟皆能極之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

貴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也疑晚智或以

品質常有妙失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

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得在已損

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已故人無賢愚

皆欲使是得在已賢者尚然能明已是莫

過同體體同於我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

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同體能明已

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已體反是序異雜



而不尚也不與已同不與已異推而論之

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

而著已由與已同體故証至于異雜

之人於彼無益於已無害則序而不尚以不

彼為是不以已為非是故同體之人常患

於過譽譽俱為力人則力小者甚大力大

及其名敵則勢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

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直則心

好而不能受人之訐訐而不受盡者情

露好人行盡於人則人心好之而不能納人

之徑遠之徑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見人乘人則而不能出陵已之後於人陵

則忿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

也並有旅力則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

害也恐彼勝已則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

助直而毀直則非毀之心或與明而毀

明人明過於已明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

理是嫌於體同也體同尚然夫人所處異

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身處富

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貧賤窮匱勢之壓

也父母迎於百里之外是故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非衆人之所及是故

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于衆

多益塞勞謙濟世退則中材之人則隨世

損益宇常之智申壓在時故是故藉富貴

則貨財克於內施惠周於外貴財有餘

賍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意周濟見

畫計見援者聞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

李布揚名雖無異材循行成而名立夫

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况他人手無智處

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而無心

極識奇材而不能獲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蔬食

之類外無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空  
縵抱之贈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分意何由立

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夫貧與賤是故貧賤妻子慢况他人乎故世有侈

儉名由進退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天

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人足路人皆鑄之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

得辭施之高名皆貧則求假無所告家貧之與成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無遺

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已既自足復須給賜則私理卑抑

而茂遂名美行成所為遂達私理卑抑

有累之者已既不足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

謂中達者為材能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之寡失形色外著故失繆之由恒在二尤

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是故非常人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曹金米內明而不

屈於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火外

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其尤奇異或以貌

少為不足觀酸茂貌惡或以現姿為巨偉便江克貌偉或以直露為虛華疑無厚實

或以巧飭為直實巧言如流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為早成而用之夫

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微質不明不能識奇故遺賢而賢有濟則

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拔奇而奇有敗則

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梅任意而獨繆則悔

在不廣問素務不從寒叔廣問而誤已則

怨已不自信魏蕭心存於漢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

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

也故非常人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為衆

智之雋也而不傷於智荆叔色平而神勇為

衆勇之傑也而不傷於勇然則雋傑者衆人

之尤也奇遠過於衆人聖人者衆尤之尤

也通達過於衆人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

非天下之至精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

得為第也郡國之所雋異比於一州之第

於天下為根雋根而不可及根一回反

也天下之根世有優劣英人不可及世繼是以

出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已之尤材智

勝已則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尤者非

以爲貴衆人之所講是

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衆人之明者粗

之士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

而巳品第之雋輩

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出輩明者粗知不

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之良人能

知聖人之教忽馬在前不能究之入室之

奧也欲從之未由也由是論之人物之

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為當擬諸形容象其

而巳物宜觀其會通舉其

效難第十一一人材精微實自難知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遊

難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無由得薦之何

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奇智無形狀能神而

明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人知

則哲惟帝難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守各

其一方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以已所能

或相其形容以貌狀或候其動作以進趨

或揆其終始以發正或揆其儼象以旨意

或推其細微以情理或恐其過誤以簡恕

或循其所言以辭旨或稽其行事以功効

八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為故其得者少

是以難而無紀

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已而失其異是故

必有草創信形之誤或色貌取人而行違又有居止

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國故其接遇觀人也

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與必有所試

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

沉漠則以為空虛智深內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

以為離婁研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為義

理強指物類狀似有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妄說是非

似明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強議賢愚似明人物平

道政事則以為國體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

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為之名猶聽音而謂之

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不知二盡竟謂何名是以魯國儒服者

而問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實用之不效箕

斗不可以象場此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

退無親形而名之中情之人不副實用

而實從事章強立則名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淺

無終深智無始故眾人故必待居止然後

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故居視其所安安其

仁敦於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富視其所與

明於禮者窮視其所為為經術者貧視其

所取取其分者然後乃能知賢否行此者

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豈相也哉所以知

質未足以知其畧畧在變通且天下之人

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或志

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卓或未

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李軾始專心於

聖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王莽初

折節卒則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如此

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

已莫知識難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

而喪未及進達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

拔舉其人已喪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

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商鞅而麗

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

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籥后方好黃老

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所以抱璞泣或在

位以有所屈迫而為王氏所推是以良材

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已

之遺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已真

或在位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

智達復須在位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

貢薦雖識辨賢遇而屈或好貢薦而不能

識真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

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不知

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

難是以人主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

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况小亭乎

蓋善以不伐為大能為善而自伐其

矜為損行賢而去自賢之是故舜讓于德

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帝維

天挺聖德生而上哲循懷勞謙疾

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犇此

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然則

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

也處下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兒虎所

敢凌軌等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

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為非是以怨難不在

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子孫賴以免傷

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細心發

揚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人情所能害有功

者人毀之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及其覆敗

人情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

相過並驅爭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道中

險更相蹈藉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道中

而斃後者乘之譬免極由是論之爭讓之

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

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

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在前為速銳

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下眾為卑

屈以躡等為異傑苟矜起等以讓敵為迴

辱以陵上為高厲不羞負乘是故

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

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以抗

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為田輪敵難既構

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溷

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鬪小者死大

者傷焉得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

疊也若本無憾恨必依託於事飾成

端末凡相毀謗必因其於聽者雖不盡信

猶半以為然也由信有端角已之校報亦

又如之復嘗報謗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

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道

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

人之毀人亦說已之穢並辭競說者為貸

手以自毆辭忿則力爭已既毆人人亦為

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口然原其所

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已能自

自責兩不言觀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

疾彼勝已是故心爭夫我薄而彼輕之則

由我曲而彼直也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

知則見輕非我咎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

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德輕在彼若德

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

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

材均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雋

矣馬等而名未別是故蘭相如以迴車决

勝於廉頗寇恂以不聞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

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物勢之

反乃君子所謂道也龍蛇之靈以存身尺

物耳尚知蟻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

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辱知卑讓之可以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鶴齊及其終極

乃轉禍而為福晉文避楚三舍屈讐而為

友相如下廉頗而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

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君子之道

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且君子能

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

故君子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

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下去怨在

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怨在纖微則

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消消

遂成江河水漏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

受離身之害思復領吏之忿忘終身之彭

寵以朱浮之邾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

始之大計是以禍福之機可不慎哉爭桑

吳楚之難作李邕聞雞魯國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推讓所性以自修

為棚檣修已以敬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

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玄

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

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

悔怵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

爭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

為險詖者以已為賢專固自是是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

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

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桀兇而櫻虎其可乎

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

有衆起言險而行遠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謙讓為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

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覆輪而致禍

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為下等也有功

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為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

推功於物故為上等愚而好勝一等不自量度故為下等賢而

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為中等賢而能讓三等歸善於物

故為上等緩已急人一等性不怒人故為下等急已急人

二等福戾峭刻故為中等急已寬人三等謹身恕物故為上等

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是為奇變

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小人安其由下等何由

能及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處上

者不失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

其功美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

譽自生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

合也豈故不伐謙實詭情求名耶彼君子

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自損而行成名立

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伐

而行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

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

衆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尊而德光君子誠能觀爭

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

新德聲倫於古人矣辟念肆之險途獨道

啁歌疋鳴風於玄曠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作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情唐  
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  
時燉煌劉昫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  
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  
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  
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叙  
五行曰叙  
簡賜而明疑火之德也偏檢書傳無明疑  
之謹案字書受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  
能究知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三矣  
愚謂明疑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  
字為然疑為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  
志作勉劭之

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  
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

文則為邵音同上但召旁從下耳訓高也  
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

于法言曰周公之才又邵是也今俗罵法  
言亦作邑旁邵蓋力下文近易訛讀者又

味偏傍之別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  
今定從邵云

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

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邵曰

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

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

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豫廢

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行謬誤也或善

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為

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更群書以類

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詢等定科

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  
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

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畧說一篇又以謂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暲據涼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暲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暲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暲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

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畧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爲業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思歸道病卒以上並案邵昞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庠記

序人物志後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污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焉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趋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重刻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纒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疊疊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拊鎮中州熊車所莅吏稱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是綴一言于末簡是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蕙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

兢兢罔敢怠違總達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於公哉刻成輒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旻謹書

顏氏家訓  
二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安傅氏雙鑑樓藏本刊本

刻顏氏家訓序

史璧曰書靡範曷書也言靡範曷言也言書靡範雖聯篇縷章贅焉亡補乃北齊顏黃門家訓質而明詳而要平而不說蓋序致至終篇固不折衷今古會理道焉是可範矣璧少時家君東軒公嘗援引為訓俾知嚮方顧其書雖晦菴小學間見一二然全帙寡傳莫獲考見頃得中秘本手自校錄適遼陽傅太平以報政來就予索古書予出之觀且語之故太平曰吾志也是惡可弗傳諸丞持歸刻焉夫振古渺邈經殘教荒馴至于今變趨愈下豈典範未嘗究耶

孰謂古道不可復哉乃若書之傳以提身以範俗為

今代人文風化之助則不獨顏氏一家之訓乎爾茲太平刻書之意也太平名鑰以司諫作郡有治行今為浙江副使

嘉靖甲申夏六月望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承德郎

經筵

國史官南郡陽峯張璧序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校

序致篇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倣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執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耳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齒亂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勸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下茶菘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辛難洗盪二十以後太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兢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

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嗔師保固明仁孝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富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答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誠翻鑿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播捷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遠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滄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播捷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



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  
其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  
馭抽腸震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  
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  
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  
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  
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  
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衰僻之譏  
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  
親也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  
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  
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  
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  
許歲驕恣無節跪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與  
御進新米鈎盾獻早李遠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  
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既  
州吁之讒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勸廢  
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寵後竟坐此幽  
堯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後  
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

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  
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表紹之地裂兵士可爲靈龜  
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  
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  
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  
曹爲之

### 兄弟篇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  
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子  
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  
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  
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  
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  
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  
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  
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

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則僮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行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慈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癩連棟隔壁歡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璉恠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持相愛友所得其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亦癩蚊蝱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聞閭之耻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晚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于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

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啟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其謔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嘗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惡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 治家篇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 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嘗怒廢

於家則聖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召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鷄豚之善豢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薪脂燭莫非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刺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讓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害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遺婢糶米因爾進窳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播杼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舉家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過焉躬自同之常無狀色鄰下有一

領軍食積已甚家童八百皆滿千人朝夕看膳以十  
 五錢為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  
 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  
 人為生與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  
 甌酒數鸞麈肉堦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後  
 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  
 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  
 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蠹如  
 有聰明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  
 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  
 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  
 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  
 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  
 恒代之遺風乎南閩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  
 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  
 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  
 汝之 河北婦人織紉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  
 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大多一費也陳蕃云  
 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  
 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

如此而望福於天平吾有親家饒妓腰誕育得及  
 便遣閨堅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  
 將去毋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  
 性率寵于婿而虐兒婦寵婿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  
 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  
 毋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  
 常弊可不誠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  
 有賣女納財買婦輪綱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  
 少市井無異或復婿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  
 招羞耻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  
 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  
 人不欺其來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  
 幼婢妾之所點汗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  
 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  
 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  
 言議行書畫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  
 費

風操篇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笑第七著咳嚔唯諾執燭沃盥

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逆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耶記錄以傳示子孫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醜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滌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滅逢世滅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建昌督事郡縣庶民競修歲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爽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

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大子皆名熾亂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此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賈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觀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僂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度晏嬰祖孫登連古人性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惡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顧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故豈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歡笑不以為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潘岳稱其祖曰家  
 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  
 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  
 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  
 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  
 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  
 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妹  
 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  
 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  
 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  
 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  
 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  
 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  
 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殺  
 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  
 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  
 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  
 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懂懂無言者須言闕閱必以文

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語說及相訪問如此  
 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  
 如為敷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  
 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飲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  
 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伯者子某門中各以  
 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  
 於色猶云伯祖伯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伯  
 兄弟為兄弟子弟門中者亦未為安帖也北上都  
 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  
 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  
 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  
 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  
 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  
 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  
 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北土多呼  
 為姪柔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姪  
 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別  
 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  
 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  
 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緘然而出坐此被

責飄飄舟者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脣此  
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  
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  
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  
母與祖父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  
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  
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群從世  
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  
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  
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  
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  
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  
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  
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  
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  
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  
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  
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稱  
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  
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

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  
相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  
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  
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望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  
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  
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  
不足怪也 禮間傳云斬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綰  
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總麻哀容  
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  
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  
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  
蒼天蕃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  
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  
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過者致  
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  
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  
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  
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  
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

以辭平客道書又曰晦歌朝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

喪家朝望長感彌淡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寘莫肯在家畫瓦書符

作諸狀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投送家鬼

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

所當加也 己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

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弟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相父母

舅姨兄弟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

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无

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

食居家唯以稻摘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

不忍啜炙豫章能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

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

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

讀用政為常所講習雖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

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

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尋第四

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

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休

流涕家人恠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渣漬精神傷沮



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王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查之子僅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譙席請乙爲賓而且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醜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土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轉呼蒼頡篇有偷下數切字訓詁云痛而諱也歟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千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謂關三日羣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懸子則草屨露

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穿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爲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善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謙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是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堅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闈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譏怒拒客未通江

南溪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秋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竟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薰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園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

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覬者洪亭民耳頓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末之重耻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遺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擗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累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謚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李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

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舉之此人  
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鐵  
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群小不得行志同力  
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公  
之迹啓於是矣

###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循須勸學况凡處乎此事過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士大夫  
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舞履立者自致墮慢便風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畧耕稼商賈則  
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算集談古賦詩墨然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勸學

長受一生愧辱故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  
不燠衣刺面俸粉施朱駕長蓋車跟高齒屐坐葦子  
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謙則假手賦詩當  
雨之時亦快士也及雖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泥庶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爲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高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諸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義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第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蓋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鑲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鑲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爲得則聞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踴馬被甲長稍強弓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鑿達興亾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移風易

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風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形物執學生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緝追財假言而軒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罕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甚齋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賈賤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點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草賢谷粟莽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穉也吟嘯談詭諷誅辭賦事旣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同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塲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棄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瑒賀革蕭子政劉經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倬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虫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言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無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

吾初入邳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解  
 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感云  
 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  
 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  
 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  
 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書玄成傳  
 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  
 玄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甚全直養性不肖以  
 物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  
 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遺相誇尚景  
 附草靡皆以虛黃之化在手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  
 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禍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  
 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穿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  
 藏厚亾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  
 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  
 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  
 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事勢寧後身外已  
 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  
 輿賦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被諸人者並其領  
 袖玄宗所歸其餘狂枯塵滓之中頗什名利之下者

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枿微竇主往復  
 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  
 莊老周易摠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  
 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威美元帝在江荆  
 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  
 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頽末廷親承  
 音指性既頽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妻太后  
 疾容色顛頽服脂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  
 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瘳帝尋奏用遠詔恨  
 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  
 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毋早死而悲哭  
 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  
 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  
 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  
 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  
 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  
 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歇倦帝子之尊童稚之  
 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  
 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  
 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

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  
寮案倚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  
紫光輝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楊都好學家貧無  
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  
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  
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叅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  
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  
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  
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齊有宦者內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閹  
寺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  
辛時伺隙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  
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  
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爲  
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  
信歐種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暨  
夷童卅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  
也 鄭平之後見徙入關恩賞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富肆筋力以申供養每彼課篤勤勞經史

未知爲子可得安平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  
以學爲教使汝棄學拘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  
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慈養獨揭我  
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益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  
是稠人廣坐誤謬蓋斯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  
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  
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諱時清河郡守刑時當世  
頌儒助吾證之赦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  
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赦  
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  
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  
一權貴讀漢本蜀都賦注解踴躍羊也乃爲羊字人  
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踴躍舉朝驚駭不解事義父後  
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  
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項字項當爲許錄反  
錯作許綠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課音專旭當音專翻  
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暮年之後更有頌儒苦  
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蠹聲餘分閔

位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  
 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鷓目  
 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  
 注以馬乳為酒也種桐乃成二字並從手種柳統桐  
 疑孔此謂撞擣擬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  
 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  
 牟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  
 杖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為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  
 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  
 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貨為周鄭  
 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海郡  
 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莫爾  
 及王則無不仲宜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  
 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  
 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  
 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  
 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  
 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  
 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  
 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

慎習賦誦者信楮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  
 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  
 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  
 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  
 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  
乎之猶謂是服虔而體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  
 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  
 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  
 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時者兄弟皆  
 手傍立字而有名操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  
 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  
 笑吾嘗從齊王辛开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  
 里有獵間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自餘里凡仇  
 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間是舊繳餘聚魏音元仇舊是  
 獲欲亭下音試安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  
 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蝶二首韓非  
 子曰禹有蠅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  
 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蚤  
 蝻各蠅類又非二首兩口食書之物後見古今字詁



此亦古之廼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酒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醜字也酒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酒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七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惑楚友塔賓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烏馴養愛翫舉俗呼之爲鴝吾曰鴝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鴝賦云楊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鴝音雀俗鴝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倣承聖中遣一士大天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葦水鄉所出音食者綠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

思魯等媿夫彭城劉雲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詒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未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辱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侯過章章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殺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歷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已甚陳琳  
實號震蹙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幸躁  
見嫌孔融彌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  
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  
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  
黜謝靈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  
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  
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高祖  
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一事極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訾議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  
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虫豸  
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  
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  
為誇功正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

詭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  
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欺曰才學  
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  
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  
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  
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益世亦俟河之  
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我為伊箕之義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  
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  
存止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  
製檄則目紹為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  
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楊雄曰吾子  
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彫虫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  
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鳴之詠吉甫史  
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  
夫何如也著劇秦笑新安投於園圍章怖懼不達天

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天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瓿而已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解藻華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萼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猶人乘駟騁雖有逸氣富以衝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跡放意填坑岬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骨氣調爲筋骨華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達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訖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鄰衛之

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燼盡竟不傳於世斟酌始恨徹於心隨採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論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佻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納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已號朝歌顏淵不舍利名勝母曾參欽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漢詩云颯颯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澤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擣滑陽之詠堂上卷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夫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江南文制欽

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廩也山  
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  
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  
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為胡金盈  
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永然委我而風喪又為  
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素三公頌曰倚歟  
我祖出自有娥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  
鞠子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平邑蔡之集  
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為諱陳思王丞帝誄  
遂深永誓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搶手澤之遺是方父  
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  
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  
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覩天  
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  
云我君饒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諸君乎挽  
歌辭者或云古者風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  
為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  
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  
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為齊謳  
寫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感後章忽叙山川之情殊

失厥體其為吳趨行何不陳于光夫差乎京洛行何  
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  
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僅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  
議之今指知决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為誡詩云有  
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雌聲又云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  
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  
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  
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  
既痛矣卽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  
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迺而呼二親為孔迺於義  
通手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  
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  
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  
文士往往誤作鳥寫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  
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  
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  
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鑿鑿上音銀鑿大  
鑿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孟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  
士嘗作詩云銀鑿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文

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驚軍攻

日逐驚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

龍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

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

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

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

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鄩下

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諛譁也吾每歎此

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

疾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

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

愜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

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

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蓬居寧止闕情愜反平聲不道

車又撰詩延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嘗

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

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

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為冠絕

名實篇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

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

貌甚惡而青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

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

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

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覆於崖岸

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

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

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

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

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

諾斷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于櫓也宓子賤云誠於

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

察之未熟耳一為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

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

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不信以一偽衷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博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為文華亦嘗出境聘東乘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讓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為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為吾說之 治黠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還為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偽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

人以爲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直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衆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者其與鬼魂俱昇松柏偕茂歟矣哉

顏氏家訓上卷終

顏氏家訓卷下

比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校

務務篇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鑿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  
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  
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  
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六則典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晚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  
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敏有小人之態皆可鞭  
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  
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耳梁世士大夫皆尚襖衣博帶大冠高履出  
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  
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  
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  
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  
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  
種之株鋤之刈獲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  
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  
晉中興而渡江本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  
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  
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  
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  
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

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羨焉也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書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為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計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搃此四塗賈誠以求位嚮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今世所觀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慮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如會春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于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諛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誘已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晤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垂肅正坑穽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遍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襄得嘗佐闔得傷此言為



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寵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婦我當棄之手伍貞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辜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辜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修文今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既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

暑煩勞甘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挾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 止足篇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峻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歸旅懼羅謗譴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徵倖富貴巨執機權夜填坑谷朝歡車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闢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取賦作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顏覆漢耶顏駟自稱好義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恣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數徒泉違棄其業微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真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機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亾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與亾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官閭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誣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亾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繩必夫爾今世士大夫

但不讀書即稱逆夫兒乃飯糞酒糟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鐘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常有死不能出此不願汝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息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腹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大清方中檢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約養於

內而喪外張殺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千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護慮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庶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曠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楚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十六

三世之事情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講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塵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莫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

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敗符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滛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毒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平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隱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鳥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塵忽變為石地既浮濁法應沉厚塵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自谷從何處

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間滌何所到沃焦之  
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郇不散  
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  
劃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  
劃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  
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  
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  
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  
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  
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  
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  
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  
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漢丞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  
人種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覆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  
思量千里寶幢自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一曰夫信諉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若蘭終當覆報耳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橐頽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  
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僅值福徵  
便可怨尤卽爲欺說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  
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  
行棄而不說若觀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  
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  
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  
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  
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  
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  
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  
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剝落鬚髮  
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  
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  
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  
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備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侶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侶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微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令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熱思之汝曹若顧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

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舍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雜聲 江陵劉氏以賣鯉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鰓自頭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齧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良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刺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把搔隱疥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候景亂時復早偷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遺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數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敬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

向幽州定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  
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  
生資不足尚作舅姑之尊地勉其性毒口加誣不識  
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  
他恨但怜已之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犯  
其過見奪其弄慎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遠  
之哉

書證篇十七

詩云卷差芥爾雅云芥姜余也字或為苦先儒解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木悉有之黃  
花似蕁江南俗亦呼為稽葦或呼為芥菜劉芳具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竟  
果呼人竟為人芥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  
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  
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蕝蕝條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策而不實曰莠苦菜當言  
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杜之杜江南本並木傍  
施太傳曰杜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杜樹  
兒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  
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駒牡馬江南書  
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郭下博士見  
難云駟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驂騑乎余  
荅曰案毛詩云駟駒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駒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驂也周禮圖  
人職良馬四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驂也  
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逐  
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  
傳良馬通於牧驂恐夫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  
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薺也說文云  
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薺荔也通俗文亦  
云馬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  
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  
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

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早蒲故  
不識馬雍講禮者乃以爲馬草堪食亦名豚耳俗曰  
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  
年始數歲後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  
劉紹因呼爲莧莧法師編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得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  
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  
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 詩云有  
滄葦萋萋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兒萋葦雲行兒祁  
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滄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  
爲兩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决嫌  
疑離驕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  
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  
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  
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未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綠  
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  
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疾遂店說文云疾二日一發之瘧店有  
執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  
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瘧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  
瘧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  
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腹說也疥癬小疾何  
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  
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  
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豷柱掛  
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亮傍始加豷音於景反  
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  
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  
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  
字唯王羲之小學童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  
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  
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  
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  
南詩古本皆爲藂聚之藂而古叢字似寂字近世儒

生因改為寂解云木之取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夫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父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備備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閣詩

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科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

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

題云王弼後人謝昊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肯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搦衣出

其臂脰今書皆作搦甲之搦國子博士蕭該云搦當作搦音宣擢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

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

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

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荅

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

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漢書王莽贊云

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女黃之色不中律呂之

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鶻虎視

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 賜未

代諫書似祀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史

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發為

正字以兼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迷

作妬字誤而為妬 徐鄒皆以悉字音迷以妬字音

妬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

揖云安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安今伏

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義按諸經史緯候遂無

宓義之號處字從虎暗宓字從宀 緡下俱為必末世

傳寫遂誤以虛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

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為單父宰即虛義之後俗

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

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



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交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為難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

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難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

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

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

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

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

是為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

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

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

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

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

英布之誅為意音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

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

權旁有銅塗鑄銘二所其一听曰廿六年皇帝盡拜

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

廢度量刪不實款疑者比量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

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

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于左使毋疑凡

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

兼為古諺余被勒寫讀之與內史今李德林對見此

稱權今在官廬其丞相狀字乃為狀兒之狀引旁作

大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

提福字當從示提安也音匙七之匙義見蒼雅方言

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

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

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

登三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晉也然則小井所領二

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答

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

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

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

或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

鶴雀楨三鱣鰭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

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豎長

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鶴雀能勝一者況  
 三頭中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  
 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鱣卿大夫服  
 之象也鱣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鱣于孫卿  
 云魚鱣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地蚕似蠟並作  
 鱣字假鱣為鱣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  
 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羣城寺而  
 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  
 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  
 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  
 削札積之柝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  
 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  
 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澗澗  
 毛傳云澗澗柝兒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悉作  
 肺肺之肺或為及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  
 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  
 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搃鼓蒜果共一箇果  
 當作塊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由改為一顆蒜顆是  
 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鷓鴣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擊

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環環眼中淚出珠千顆其  
 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  
 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裏言益與蒜共苞一裏內  
 箇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吉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何字也余  
 應之曰意為劫即是斂倦之斂耳要周字亮云斂者  
 九斂反字見廣雅  
 及陳思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初之刀亦是利字  
 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削字終當音  
 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  
 節兗州號為贖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  
 曰由來不識唯張簡寡見教呼為唵羹之唵自爾便  
 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寡是湘州刺史張績謚也江  
 南號為碩學秦法盛時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  
 又有贖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  
 玉篇誤為黑傍香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  
 一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香是多  
 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  
 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  
 坐詞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  
 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

祖考為先云丈人又疑丈當為大北間風俗婦呼舅  
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  
詩乃為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如鄭衛之辭大  
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  
五羊皮億別時烹伏雌吹炭度今日富貴忘我為吹  
當作炊者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  
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  
炊耳聲類作炭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  
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  
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  
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  
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  
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  
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  
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  
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  
不少以為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  
滅學董草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  
所述而有稷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瀛渴胡  
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

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鐵  
補注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  
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屬編懸  
覆畔計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  
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  
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嬀皆由後  
人所屬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  
為鴟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遂鄉  
俗說諺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  
鴟呼緝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為鴟竹簡反  
故以木傍作展以代蓋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  
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錄字木傍作鬼為楓字  
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督字金花則金傍作  
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  
舊事六色蜀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  
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魂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蓋  
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草  
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  
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蒼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  
股間繩之以象蒼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蒼草時當緝

六色蜀作此著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系旁畏耳宜作  
 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關中十  
 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  
 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  
 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  
 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其太原王邵讀栢  
 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為縣令徐  
 整所立銘云土有囓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囓務山  
 也囓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  
 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新  
 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  
 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  
 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  
 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  
 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  
 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  
 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  
 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  
 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木山藪也郭璞  
 注云今木似藪而生山中案木蕪其體似藪近世文

士遂讀藪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平荅曰風俗通云  
 諸郭皆禿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  
 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象康禿耳 或  
 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為長流平荅曰帝王世紀云  
 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山在流州於祀主  
 秋祗賦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  
 擗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  
 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  
 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  
 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乎迹耶客曰今之  
 說文皆許慎乎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  
 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  
 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文  
 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  
 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  
 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  
 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庀犧雙駘共  
 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  
 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

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庾宜成文  
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變  
船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  
之體如此之流不足爲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  
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性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  
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  
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  
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  
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考故  
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二字之中兩字非體三  
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  
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  
聞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說謬過成鄙俗亂  
旁爲舌指下無耳籀書從龜奮聲從聲籍席中加帶  
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踐離則配禹擊乃施  
巫混經旁阜分澤片獵化爲鴉出山海經龍成龍  
飛也音業左益土靈底者器舉字自有律音強  
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  
治吾昔初看說文崔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  
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

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者亦猶擇微相影鑿者  
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亘字從  
二間舟詩云亘之秬極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  
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謬也春秋  
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  
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  
口爲吳魯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劬然  
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  
附雜以戲笑耳如楷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  
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  
及鮑耶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  
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禁注禁暴也曾見  
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更卒然便吳  
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  
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轉  
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  
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  
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

為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鑿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增藉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轉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求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諒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眾洎于齊末秘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其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書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董孺皆知其名矣蕭貴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

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過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兼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靈之子也仕為驛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耻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為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真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讎集常廢策賜雖然要輕禽被狡獸不願汝輩為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筮卦反令忒忒音故也此之謂手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丰收何足預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壞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

信儻值世網嚴丞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  
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  
匠聚得龍首金匱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  
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  
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  
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  
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筭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  
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  
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  
太守河北多曉此術音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  
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  
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  
子孫不知琴者就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  
此樂情情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緣於古猶足  
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遺之况爾曹乎 家  
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  
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  
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

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  
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  
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  
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  
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  
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  
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馳益多蓋喜乃有倚竿帶  
鞬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  
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徹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  
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  
鄴以來亦見廣翠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終制篇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  
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  
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  
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誠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  
末啓末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  
郊北地燒塋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

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營費且揚都汗毀無復子遺遠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啓自責實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廩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爲先世之耻故覩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吾當松棺二十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釋甕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載以縈甲車覆上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禋唯下白粥清水乾菓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餞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刺竭生齋使東飯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

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况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終



白虎通德

論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安傅氏雙鑑樓藏元刊本

漢唐書籍以通  
名者五惟白虎  
通與風俗通行  
于世乃諸儒之  
所討論實為鉅  
典而所至缺此  
板余嘗持節七  
閩如建安書市

踴為群籍所粹  
訪求無有也今  
錫學得  
劉守平父家藏  
白虎通善本繡  
梓以廣其傳是  
亦明經之一助  
豈小補哉大德

乙巳四月望日  
中奉大夫雲南  
諸路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東平  
嚴度恪齋題



白虎通序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群  
書中多見其引用然不知出於  
何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  
於漢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  
奏議又班固傳作白虎通德論  
唐藝文志上載班固等白虎通  
義之卷以其所自歟平生欲見  
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水監歷  
常之墟錫公郡之耆儒李致甫  
晦澁余於官舍翌日携是快來  
且云

州守劉公家藏舊本公名世常

字平父廸

大元南國之初行省公之子魯齋

許左轄高弟收書不啻萬卷

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或互有

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

二子請曰于學將鏤板以

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

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

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一

旦致於是邦殆亦有數而然

耶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諸

生之好事俱可嘉尚於是乎書

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克齋

張楷序



白虎通德論目錄

漢玄武司馬臣班固奉 詔纂集

第一卷

爵

號

謚

第二卷

五祀

社稷

禮樂

第三卷

封公侯

京師

五行

第四卷

三軍

誅伐

諫諍

鄉射

致仕

辟雍

災變

耕桑

第五卷

封禪

巡狩

考黜

第六卷

王者不臣

著龜

聖人

八風

商賈

第七卷

文質

三政

三教

三綱

六紀

第八卷

情性

壽命

宗族

姓名

天地

日月

四時

衣裳

五刑

五經

第九卷

嫁娶

第十卷

紼冕

喪服

崩薨

白虎通德論目錄

謹按後漢章帝紀曰建初四年十一月  
壬戌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  
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  
故事作白虎奏議注云今白虎通又按  
班固傳曰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  
虎通德論今固撰集其事此書所作之  
因也書肆舊嘗侵木歲久摩滅竟云此  
集學者欲見而不可得邇者

朝廷崇尚實學敬以家藏監本刊行與衆  
共之

或謂是書中間多有魚魯之嫌如首篇援  
尚書言迎子劉一事即尚書顧命考之迎  
本作逆劉本作劉其當時傳寫之誤耶借  
曰初得舊本如斯今既重刊改而正諸不  
亦宜乎殊不思大學以尚書堯典俊德作  
峻德孟子以毛詩烝民秉彜作秉夷誰不  
知其然千古至今讀誦豈無宗工鉅儒者  
出蔑有一人敢爲改正由是觀之白虎通  
亦猶是也間有不安盡從其舊蓋纂之者  
班固漢時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通  
用未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  
議班固之述作儻能知禮記緇衣以君牙  
爲君雅說命爲允命之意則能釋魚魯之  
疑矣昔人有云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  
談議漢儒觀書者試思之

白虎通德論卷第一

臣班 固 纂集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  
 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  
 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鈎命決曰天子爵稱也  
 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  
 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  
 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書逸篇  
 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  
 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  
 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  
 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  
 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  
 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  
 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  
 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

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  
 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  
 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  
 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  
 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  
 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  
 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  
 者百里之正爵士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  
 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  
 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  
 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  
 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  
 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  
 伯子男以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  
 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  
 子嫌為改赴故名之也地有三等不變至爵  
 獨變何地比爵為質故不變為質故不變王



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家所以令公居  
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於百里其政  
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裒尊而上之  
何以知殷家侯人不過七十里者也曰士上  
有三等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  
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公卿  
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曰公卿大夫何爵  
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爲言公正  
無私也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  
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  
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古今辯然  
否謂之士禮曰四十強而士不言爵爲士至  
五十爵爲大夫何何以知士非爵何以知卿  
爲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爲爵  
也春秋傳曰諸侯四倫諸公六倫合而言之  
以是知公卿爲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  
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爲本故不改內  
也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

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  
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  
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  
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  
之於民故獨兩字下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  
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着  
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  
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大  
夫諸侯之士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天子  
爵連言天子諸侯爵不連言王侯何即言王  
侯以王者同稱爲衰弱僭差生篡弒猶不能  
爲天子也故連言天子也或曰王者天爵王  
者不能生諸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事自着  
故不着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  
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  
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  
士也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  
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

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春秋錄夫人皆有諡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即令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論語曰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君降立於阼階南面向所命北向夾由君右執策命之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孝繼養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禮

中庸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為大夫父為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後代咸因之世子

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魯耻明不與童子爲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韐有施世子始行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劉不言迎王王者旣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

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慙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也時質故惣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疋夫疋婦故為皇故黃金弃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廖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驚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諮四岳曰咨汝眾或有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下言敬天下之為人父者又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誥誥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弃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

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冝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姓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蕞蕞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遊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儻儻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皐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

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着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着已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下謚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著善惡垂無窮無自推觀施後世皆以勸善著戒惡明不勉也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着見中和之爲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宥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羨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張法霸猶迫也把也

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時晉文之霸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亂齊桓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烈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襄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諸侯德公齊侯桓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單公惟私單子也春秋曰葬皆繆

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則擇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謚

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東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尚書曰高宗毅宗

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今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勿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

母修閨門之內群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

善惡春秋傳曰葬宗萊姬傳曰其稱謚何賢

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

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

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

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

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

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

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

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

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

而已何以知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

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誅之

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

法曰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一

白虎通德論卷第二

臣班 固 纂集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任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



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  
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  
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  
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  
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  
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  
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王者  
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  
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一說  
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  
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  
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  
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  
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  
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

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授神契曰仲  
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  
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  
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  
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也社  
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  
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  
二社爲天下立禮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  
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  
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  
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  
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  
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  
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着明  
誠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  
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

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上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眾土也為社立祀治謂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

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為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

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哀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

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其懌非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外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儼鬼神序上下正人

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昌何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也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

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也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斷涉剝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儻剝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天子

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云其本興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儻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

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言以人得之  
先以文謂持羽毛儻也以武得之持干戚儻  
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  
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  
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誰制  
夷狄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惟行道德和  
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  
是作樂樂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  
爲言味也昧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  
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  
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  
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戚二者制  
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禮者身當履而  
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爲以  
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殊爲舞者以爲使中  
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  
也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  
禮義故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在東門

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禹納蠻  
夷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入也曰四夷之樂  
者何謂也以爲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  
者從東故舉本以爲之惣名也言夷狄者舉  
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別之東  
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  
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  
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  
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  
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爲言究也德徧  
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  
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  
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  
爲之制名也夷者傳狄無禮義東方者少陽  
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鄙故少蠻蟲難  
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  
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

者象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 upper 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故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朱絃鳴者貴玉聲也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饒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暮食士偃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飯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履

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為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舍也舍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蚺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壘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

也鐘允音也祝啟乾音也燠在十一月燠之  
為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勳蒸而萌匏之言  
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蔟之  
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  
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  
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温以煖之  
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  
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  
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  
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  
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侈也簫  
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  
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彘也故謂之  
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  
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  
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  
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  
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

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  
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  
禮親不讓疎所以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  
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  
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  
金聲也鈔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  
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  
昌正相迫故謂之鈔祝啟者終始之聲萬物  
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承順天地序  
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祝始也啟終也  
一說笙祝鼓簫瑟填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  
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填在西  
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為  
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  
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  
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

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據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白虎通德論卷第二

白虎通德論卷第三

封公侯

臣班

固

纂集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諸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



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  
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焉  
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  
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  
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王者主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  
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故知擇賢  
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  
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  
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  
賢重民也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  
長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  
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率  
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  
州有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  
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  
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

言九州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  
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  
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  
伯所羨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  
自陝已西邵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  
人化曰少西方被聖人化曰父故分東西使  
聖人主其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到太平  
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所  
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諸  
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者下天子王  
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夫悉同  
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諸侯  
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  
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  
面賞罰為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  
也故王制曰九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

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水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均有無贍其不足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人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與己共財之義故可與共土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

賢以爲民也賢者子孫類多賢又卿不世位爲其不子愛百姓各加一功以虞樂其身也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體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比之野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苟中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世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世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然壓臣子之亂也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

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尊適重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曰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長也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公不繼莊公也昆弟不相繼之義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父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人子者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庶與兄推親之序也王者受命而作與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煞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

曰興滅國繼絕世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立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春秋繼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一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無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 京師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周家始封於何右稷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邠詩云即有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

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皇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明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春秋傳曰京曰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天子之縣內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菜

不日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兩食之何王制曰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子太子食菜者諸君嗣主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淮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

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水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醜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

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醜，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是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是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水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爲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大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僂僂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

其音角角者氣動耀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於子者孽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揆度可

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孽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族何太亦大也族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故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

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老死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燠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大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蓋之土以

應之欲溫則溫欲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避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廢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赴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蓄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

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  
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  
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  
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  
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  
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  
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  
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  
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  
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  
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  
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  
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  
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  
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  
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  
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天子  
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

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  
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  
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  
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  
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  
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  
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  
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  
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  
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  
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  
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  
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  
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  
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  
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操  
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  
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



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  
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蔽火也子爲父  
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  
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  
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  
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  
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  
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  
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  
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  
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  
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  
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  
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  
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  
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  
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  
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

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  
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  
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  
四時先生後煞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三

白虎通德論卷第四

臣班 固 纂集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

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懷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王者將出辟於禴還格祖禴者言子辟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禴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禴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之天命已也使已也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憂家之法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明

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伐紂時也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今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尊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於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王法年此受兵何重不絕人嗣也師行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闔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

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惡善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然其母兄何善示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已哀孝子之恩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

弱枝尊天子卑諸侯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無聖賢方伯諸侯有相滅者力能救者可也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者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天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申生不出蔡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得為父

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隣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讎如之何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聞父母以義見煞子不復讎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虎誘蔡侯班煞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春秋曰衛人煞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後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識曰戰者延改也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人何篡辭也稍稍然之讓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罷鄭人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杖馬繮勒晝伏夜行爲罷也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斤先假途用束帛卽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謂所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於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柰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織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

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凝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凝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天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辟賢也諸侯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日其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柰何曰予熟思

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  
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  
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必得於郊者  
忠厚之至也龔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  
古者臣下有大喪君子年不呼其門所以復  
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  
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二千盡倦倦也所  
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  
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龔君用其言耳  
事已行寡各去無爲留也易曰介石不終  
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於郊  
者君絕其祿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祿參  
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  
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  
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  
主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或曰  
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親  
屬諫不待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

傳曰司馬皮曰請處乎此臣請歸子皮者楚  
公子也時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  
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  
保傳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  
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  
去之者本娶妻非爲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  
不改此地無去夫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  
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  
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  
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樛木  
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  
但樛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去取法於水火  
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  
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  
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  
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  
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

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爲人臣不顯者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爲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傳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爲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禮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傳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爲非故史之義不書則死宰不徹膳亦死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爲之也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

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鷄鷩二穀不升不備三牲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爲君隱也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諸侯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而分榮耶相及故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

朋結友為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曾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為隱之也

鄉射

天所以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空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倭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倭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候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

則未正矣所以名為候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候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晝獸而射之射主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俊井次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二老父象也竭忠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曆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致仕

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踦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庶耻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鄉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卧非人不温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記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曰八十不仕朝於君問就之大夫老歸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

肆以致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議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鮒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世漬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樂

宣德化也辟者僻也象辟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若詩訓曰水圓如辟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雍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

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如學者足以聞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證驗為万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童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地八窓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三十六兩七十二隔法七十二風

###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覺悟其行

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玷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恠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礼所愛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火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為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謹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云雹之為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為雹日食者必殺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

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於用牲於社大旱則雲祭未雨非苟虛也勅陽責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婦蠶於北郊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為之築周棘墻而外閉之者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四

白虎通德論卷第五

臣班固 纂集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效放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

審諛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群神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

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蓮甫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度則奠以莢生於階間奠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乎以

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量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爲

太煩也過五年爲太踈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拜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即祭告天

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王者巡狩諸侯待于境者何諸侯以守蕃爲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也王者巡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貸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岳者何謂也岳之爲言桶桶功德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

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爲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着大故稱瀆也爾雅云江河淮濟爲四瀆也

### 考黜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樂樂而後衆乃多賢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

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  
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  
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  
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  
其先也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  
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  
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  
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  
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  
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  
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  
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璜鉅鬯宗廟之盛禮  
故孝道備而賜之鉅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  
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  
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  
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  
金者精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  
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璜鉅鬯乎車者以配道

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  
唯玉璜鉅鬯乎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  
特能居前左右寢米庶也以其進止有節德  
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卷  
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則  
賜時王樂以化其民尊賢達德動作有禮賜  
之納陛以安其體居處修治房內節男女時  
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德列威武有  
矜嚴仁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喜怒有節  
誅伐刑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  
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  
本也故賜以玉璜得專為賜也故王制曰賜  
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璜然後為暢未  
賜者資暢於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  
大夫芑蘭士兼庶人艾車馬衣服樂三等者  
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  
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天子賜  
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



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衮及  
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  
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王璫皆與之物  
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一稔二米鬯者以百  
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陽達於牆屋  
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王璫者器名也  
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  
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  
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  
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  
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  
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  
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  
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  
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  
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  
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  
士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

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  
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未賜鈇鉞者  
從大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受命之五致太平  
之主美群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  
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  
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必附庸三  
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  
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  
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夫  
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  
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  
何子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  
其習以專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  
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并知明本非其身所  
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黜之爵所以封  
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  
賢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矣一削爲七十里  
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

一削爲五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  
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  
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  
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  
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  
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  
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  
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  
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  
不相隨也或曰惡人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  
重者以懼之也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  
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三曰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  
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  
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  
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  
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妻父母  
不削已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

至於老小但令得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暗  
聾跛癡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  
之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由不絕也  
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  
春秋傳曰兄弟何以不立疾也何疾惡疾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五

白虎通德論卷第六

臣班 固 纂集

王者不臣

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三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人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王者有斲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師用兵三老五更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

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爲師則不臣也當其爲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師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九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雖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爲父臣者閨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爲恩傷義也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許公不世待以初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

為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為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單父不言名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大也盛德之士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躬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禮者何無長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爵魯臣者亡不行

著龜

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眾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著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向問著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

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  
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不見吉凶于著復以卜何著者陽道  
多變變乃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  
陰之老也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  
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  
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  
何以爲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  
欲人襲尊者也周官曰九國之大事先筮而  
後卜九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  
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九取龜用秋時攻龜  
用冬時

###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  
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  
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  
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未沒時寧知其

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  
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  
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何以  
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  
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  
伏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没黃帝堯舜氏作  
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  
由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而不預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  
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以言  
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  
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  
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  
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臯陶聖人也  
以自篇曰若稽古臯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  
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又聖人皆  
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  
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

宿取象文昌顛頭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  
蓋象招搖帝嘗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  
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  
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  
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決河  
跡江臯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  
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  
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  
皆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  
字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藏元通流聖人所  
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  
象八卦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  
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  
條風至條者王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  
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

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風陽氣長養四十  
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  
盡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  
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  
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  
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  
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盡風至生薺麥不周  
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  
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  
則修封疆埋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  
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  
四鄉昌盡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圄不周風至  
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

刑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  
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有  
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

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  
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六

白虎通德論卷第七

臣班

固

纂集

文質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  
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  
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  
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  
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  
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  
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瑞謂珪  
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  
寸剡上寸半厚半為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  
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禮記王度曰  
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  
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  
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  
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

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

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城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少紕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爲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弊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五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持爲也以尚書



合言五王也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  
質己之誠致己之悃幅也王者緣臣子心以  
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贊  
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輕以羔  
者取其群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  
大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  
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  
士以雉爲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  
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  
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贊庶  
人之贊疋童子委贊而退野外軍中無贊以  
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贊也疋謂鶩也卿大夫  
贊古以麀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  
內謂得羔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  
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  
左顧右贊執麀明古以麀鹿今以羔也卿大  
夫贊變君與士贊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  
物以爲贊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

變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  
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教急  
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  
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  
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制以棗栗暇脩者  
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  
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  
棗栗暇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  
戰慄自正也暇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  
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暇脩云乎子  
見父無贊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贊臣之事  
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  
意故有贊也

### 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  
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  
耳目以助化也故喪服大傳曰王始起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

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  
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  
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質家先  
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  
其文質者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  
之牲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  
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牡  
既備言文王之牲周騂尚赤也正朔有三  
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  
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  
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  
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  
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  
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  
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  
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

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  
達乎由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  
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  
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  
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  
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  
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  
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  
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陸知繼  
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  
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  
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於月不  
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  
故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  
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  
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王  
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  
道之文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

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世不易之道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求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皐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耶非其運次者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

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 三教

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燭嘉曰顏回向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捕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顧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

羞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強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暨暨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

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効也上為之下効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効忠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克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人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可有鍾磬而無龔簋懸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為明器者善為備者不仁塗車

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  
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  
臣者續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與此  
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  
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  
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  
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  
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  
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  
志曰交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  
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  
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  
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死於我乎  
殞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  
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  
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  
飢爲之減食大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

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  
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  
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  
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  
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  
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揔言  
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  
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  
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  
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  
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  
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  
況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  
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  
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  
姑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七

白虎通德論卷第八

臣班

固

纂集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  
 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  
 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  
 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  
 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  
 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  
 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  
 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  
 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  
 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  
 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  
 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  
 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  
 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  
 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

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  
 之為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  
 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  
 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  
 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  
 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  
 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  
 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  
 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  
 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  
 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  
 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  
 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  
 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  
 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  
 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  
 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  
 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候何

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

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爲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脈張者是其効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爲心肺主心爲皮體主故爲兩府也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者何謂魂猶佗佗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間榕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

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賤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偏偏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

小宗能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踈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



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亮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足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刑侯之姪單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

###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立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

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魯有仲孫季楚有昭屈原齊有高國崔立氏三以知其爲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上稱王孫也堯知命表稷契賜生子姓臯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姁氏祖以億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

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士適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師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于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傳曰天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者何齋肅端綏之郊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

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殷之諸侯也易曰帝乙謂成湯帝乙謂六代孫也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榦為本本質故以甲乙為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弃之因名之為弃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各不以日月山川為名者少賤卑已之稱也臣子當諱為物示通故避之也曲禮曰二名不偏諱違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違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

名卿弟名兄也明不敢諱於尊者前也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平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經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人生所以位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啓呱呱泣也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泣號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備陰陽也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首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

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以魯大夫孟氏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值少變陰陽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紉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之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值字所以於仲春何值者親故近於仲文子尊尊故於伯仲之時物尚值叔之時物失之章即如是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

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載所以或  
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上置  
叔上伯邑叔震也以獨無乎蓋以為大夫者  
不是采地也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  
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  
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  
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  
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  
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  
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  
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  
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  
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  
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  
對之義男女摠各為人天地所以無惣各何  
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

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  
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  
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日月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  
陰故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  
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  
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  
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  
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  
有滿有闕也所以有缺何歸功於日也八日  
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  
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  
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  
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  
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

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  
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  
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  
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  
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  
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  
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尔大小  
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  
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  
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  
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  
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 四時

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  
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棊三百  
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

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  
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  
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  
爲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四時  
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  
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  
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曰爲歲  
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晦有晦知  
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  
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尚  
書曰三載四海遐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  
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  
二十五月知闕闕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  
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  
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絛蔽形表德勸  
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

郭也所以隱形自郭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  
 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衣也弟  
 子職言握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獨  
 以羔裘何取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  
 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  
 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  
 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續繒為結於前下垂  
 三分身半紳居二焉必有釐帶者示有事也  
 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  
 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  
 瑤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  
 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亦佩  
 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所以佐德助治順  
 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

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  
 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  
 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  
 辟之屬各于張布羅眾非五刑不見劓墨何  
 其下刑者也腓者其臏宮者女子淫執置宮  
 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  
 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  
 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  
 也庶人雖有千金衣弊不得服刑不上大夫  
 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  
 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

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  
 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眾暴寡天子  
 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  
 應聘與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  
 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以為政也孔子未定

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誅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失法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己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

何謂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踈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常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八

白虎通德論卷第九

臣班 固 纂集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男女稱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庶繼嗣也禮保傳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湏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五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陰也七十五陰陽之數備

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三八二十四一爲五而繫心也陰數偶再成十四四一爲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贄納徵曰玄纁故不用鴈贄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



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束帛，離皮，納徵，辭曰：吾子有加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請納徵。上某者，聲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禮昏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拜手，稽首，降出，婦從房中也。從降，自西階，揖，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母親男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誠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必有端繡衣，若笄之母，施襟，結悅曰：勉之，敬

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饗祭，紬以母之命，命曰敬恭。聽爾父母言，夙夜無愆，視衿饗祭，去不辭，誠不誥者，蓋恥之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不絕火三日，相思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授綏，姆辭曰：未教，未乞與爲禮也。始親迎於辭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酒，父命，醮子，遣之，迎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婚禮，請期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

泮周官曰仲春之月合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亂之大者義絕乃得去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牲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者明人君無

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初祓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經曰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也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没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大夫功成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掃灑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交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聖人交禮也女行虧缺而去其國如之何以封爲諸侯比例矣諸侯所以不得自趣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以春秋傳曰譏娶毋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賈和不可相荅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

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以其同宗共祖可  
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鄉主之何  
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  
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  
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筮王姬觀于外明不往  
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於路  
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  
則嫌群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  
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卿大夫妻  
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比面  
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  
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  
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爲之緦娣嫡夫  
姓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  
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  
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  
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  
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

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吊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吊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尊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母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傳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傳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必父母者示婦

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天子妃謂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后明海內小人之君子也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春秋傳曰迎王后于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八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妻者何謂妻

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謂相與偶也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襁為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九

白虎通德論卷第十

臣班固纂集

紼冕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駟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大夫衾衿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紼衿衿士衿衿朱赤者或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用為紼服為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所以有冠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月童子六七月禮所以十九見正者而冠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

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皐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詡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忿大者在後時物亦前忿也統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

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遂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現邪纒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王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遂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冕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冕周道章甫殷道母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冕何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故為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者統十三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母追母追者言其追大也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皐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

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何以知殷加白也  
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古質  
也以士冠禮知之

### 喪服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  
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爲天  
子斬衰三年天子爲諸侯絕其何示同愛百  
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菴之喪達乎諸  
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鄉大夫降總重公正  
也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  
民喪三月何民賤故思淺故三月而已天子  
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  
先葬三月成齊衰菴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  
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  
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王者崩  
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  
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

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三年之  
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  
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  
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菴斷之父至尊母  
至親故爲於隆以盡孝子之恩愛至深加之  
則倍故再菴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  
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  
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  
月數故以其言菴也菴者復其時也大功已  
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菴而小  
祥又菴而大祥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  
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  
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經  
蕭笄繩纓直杖爲略反本經者亦示也故摠  
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經者以伐紳帶也所以  
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  
無己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  
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

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  
斬衰三日不食齋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  
食小功總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以竹何  
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  
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  
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  
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  
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  
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  
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大傳曰父母之葬  
居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面練而居聖  
室無餘之室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又曰天子  
七日又曰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  
居外門內赤壁下爲廬寢苦塊哭晝無夜時  
不脫經帶既虞寢有席蔬食飲水朝一哭夕  
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聖室始食菜果及  
素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  
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

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  
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侍  
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喪有  
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  
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  
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七十唯衰麻  
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  
飲酒不至變兒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  
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禮檀弓曰曾子有  
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吊之  
可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  
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  
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  
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  
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婦人不出境吊者婦人無  
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吊非禮  
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爲父母服



夫亦當服有不吊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  
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  
義故不吊也檀弓曰不吊三畏厭溺也畏者  
兵死也禮魯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  
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  
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穆之城也弟子爲師  
服者弟子有臣君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  
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  
隆服入則經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  
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天子若  
喪父而無服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  
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親  
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  
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于君般  
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  
事夫內子有啟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諸  
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  
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

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  
天子喪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大夫使受命  
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  
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  
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  
不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  
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  
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  
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  
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聞哀哭  
而後行何盡哀尙煩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  
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  
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  
禮奔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  
師三十里者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  
歸哭於墓何明死者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  
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

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速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吊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允寒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崩薨

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媚終卒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綠綠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

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爲言湖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爲有尊卑之禮謚號之制即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復者據遂也書殂落死者矣各自見義堯皆惜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終曰死爲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天子崩計告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計諸侯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但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

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  
臣子之事者也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  
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  
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  
者親踈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諸侯不朝  
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  
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臣  
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  
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  
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隣國何緣隣國  
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  
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隣國明矣諸侯夫  
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  
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喧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  
何況於夫人乎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  
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  
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禮曰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天子聞諸侯薨  
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吊之  
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  
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吊詞曰皇天降災子  
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大王使臣某吊臣子死  
君往吊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  
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吊臣主人待于門外  
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  
向哭王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  
無數士疾二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  
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玄冠不以吊者  
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玄  
冠不以吊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  
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  
日之時尚奠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  
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禮  
屬纊以候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  
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

也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哈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哈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贈祔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祔之為言遺也衣被曰曰祔知死者則贈祔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賵者何謂也贈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吊辭曰知生則賵貨財曰賵車馬曰賵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般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

楹之間周人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稽命微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百二十二人紼者所以掌持棺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倚塗士瘞尊甲之差也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晁自西階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之兒所以藏尸令兒全也槨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于領大度曰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士再重禮曰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二重衣衾三十稱單衾備為一稱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光草棺被之其厚三寸

地棺一梓棺二柏槨以端長六尺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堅周謂堅木相周無膠漆之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牆置翼加巧飾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夜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禮曰家人奉圖先

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爲左右群臣從葬以貴賤序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向就陰也檀弓曰孔子卒所以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又曰於邑北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封樹者所以爲識故禮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曰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白虎通德論卷第十

